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在桑岛做豆腐

□韩晓岗 文/图

2012年我受北京建工国际公司党委派遣赴坦桑尼亚分公司任党支部书记。两年任期届满回国，思绪常回到那万里之遥的印度洋西海岸。在坦桑工作的点点滴滴似飞机舷窗外的白云，团团扑面；像桑给巴尔岛那金字塔树冠丁香树的果实，串串花蕾。在桑岛做豆腐就是那一絮白云、一粒花蕾。

桑给巴尔岛是坦桑尼亚的组成部分，由20多个小岛组成，与坦噶尼喀大陆隔海相望约40公里。桑岛是岛上的中国人对它的简称。桑岛有进入世界遗产行列的石头城，那石屋、石墙和曲径通幽的石路等建筑，尽显桑给巴尔帝国遗风；桑岛还有着世界一半以上的丁香树。丁香既是佐料、香料，又是药材。因此就有世界香岛美誉。桑岛也的确是满目皆是绿，风来扑鼻香。

桑岛景色优美，白天太阳的光线照耀在深邃见底的蓝色海面，古老的独桅三角帆船穿梭荡漾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傍晚金黄阳光洒在潮起潮落的海面上，清真寺塔尖的钟声余音袅袅，使人流连忘返。



连忘返。

我们北京建工集团坦桑分公司在这个岛屿上有机场建设的项目部。身处异地他乡，第一件事就是让职工吃好饭。根据临行前领导的嘱托，分公司确定了吃好饭、安下心、干好活的要求。项目经理张瑞春开始琢磨如何解决项目部吃豆腐的问题。在国内，豆制品琳琅满目，有需求才有市场。在桑岛海产品应有尽有，新鲜蔬菜比比皆是，但当地人不吃豆腐，也没有豆腐卖。当地唯一一家“百宝塔”中餐馆是国人到桑岛都愿意光顾的地方，餐馆广东老板极力想做成地道的大陆菜，但没有豆腐，令他慨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项目部要想吃豆腐要坐两个多小时海船到达累斯萨拉姆市采购。物以稀为贵，稀缺的豆腐在达市也是身价倍增。即使当地豆腐达到人民币9元一斤的高价，项目部每次也是满载而归。吃豆腐成了项目部人员的奢望。

为了解决两年多不能经常吃到豆腐的问题，2013年初，项目部从国内采购了豆腐机，经理张

瑞春亲自操刀传授做豆腐的技巧。头天晚上将黄豆泡水，第二天早上把滚瓜溜圆的黄豆倒入豆腐机打浆，雪白的浆液溢出后，豆浆上灶煮浆，下灶点酯，点过酯的稠浆液由圆盆入方屉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压制，展开苦布后白生生冒热气的豆腐赫然亮相。项目部结束了在达市买豆腐的历史。自此，豆腐成了项目部食堂的家常菜。每周最少三次制作豆腐，大厨的烹炸熘炒、蒸焖煎炖给职工餐桌上增添了十几种菜的花样，受到职工的热捧。同时豆腐还进入了我国驻桑岛总领事馆的佳肴行列，在外事活动中，具有民族特色的豆腐菜大受青睐，常赢得黑人兄弟的“大拇指”。

目前，在坦桑不管是爆竹冲天、灯笼高挂的除夕之夜、元宵之晚，还是花好月圆、流金溢彩的中秋赏月、国庆等节日，那白嫩欲坠的豆腐脑儿，红油浸染的麻婆豆腐、披金涌泡的炸豆腐等豆腐系列菜就摆上了职工餐桌。似花朵般炫开在佳肴中，给丰富的宴席添彩，引箸留匙，形成桑岛餐桌的一道风景线。

■家庭相册

那一天，让一生改变

□黄宇辉 文/图



后排戴眼镜者为我的父亲

下来，简直感觉脱了一层皮，每天晚上身子一挨床就“呼呼”地睡着了。但月底，当我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微薄工资时，就把一切都忘了。

正当为自己能自食其力，还能为家里救济点而高兴时，突然有一天，父亲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要我回家继续复读：“娃呀！十多年都熬过来了，只差一点，难道你不可惜吗？做任何事情都讲个‘恒’字，你年岁不大，再复读一年，只要你肯复读，爸爸就是拆房子卖地、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，别做出让你以后后悔的事，人生的道路很是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啊……”父亲的话，诚恳里透着质朴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又把我领到最繁华的大街上。街上人流如织、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，人们个个神采飞扬，气质非凡，我不免觉得自惭形秽，心头掠过一丝自卑的寒酸。

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趁热打铁地又开导我了，“虽然种地也不丢人，但你是想过土里刨食的日子，还是想过这样的生活？望你掂量着选择你以后的人生。”

父亲的话以及眼前城市的灯火辉煌，深深地刺激了我。第二天我卷起铺盖就跟着父亲回了家，重新拾起书本。经过自己的努力、父母的鼓励，终于在第二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考取了武汉一所中专学校。

现在我也成了“城里人”了，但回想起父亲和我一起上街的场景以及对我苦口婆心的那番说教，我仍历历在目。如果没有那一天父亲对我的耐心开导，就没有我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的选择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那一天，让一生改变。

■图片故事

童年的山稔子

□张国良 文/图



桃金娘，又名山稔、岗稔。是生长在山岗上的一种野果。

山稔树，树高1到2米，四季常绿；山稔花，暮春后开放，花色或白或粉，粉白相间，美而不妖，甚是美丽好看。农历七月初秋，是山稔果成熟的时节。其果实先是青绿，而后转赤黄，等其变成紫黑色，果子就熟透了。

成熟的果子有指头般大小，像一颗颗黑珍珠般挂在山稔树上，其味香甜可口。关于果子成熟，家乡有一句顺口溜：七月半，山稔熟一半；八月中秋，山稔乌溜溜；九月九，山稔甜过酒。

小时候，每到山稔成熟时节，我们同村的小伙伴们就会三

五成群结队到山岗去采摘。那时候，一说摘山稔，小伙伴们都很兴奋，甚至被想象中香甜可口的山稔果诱惑得睡不好觉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提着篮子或拿着塑料袋，踩着露珠，迎着清凉的秋风边说边笑地向山岗进发。每次去都会满载而归，摘回的山稔能够吃上一两天。等把附近山岗上的山稔摘完了，就去几里远的山岗上摘。翻山越岭，一点也不觉得疲累。山稔成熟的那两三个月，我们可是大饱口福、不亦乐乎。

然而，在我们品尝甜蜜的时候，有时也会遭遇疼痛——那就是不幸遇上黄蜂。因为山稔多的地方，往往黄蜂也特别多。有一

虽然采摘山稔随时有被黄蜂蜇的危险，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。对于山稔的记忆，便是这一种甜蜜的疼痛，甚至良久以后，这种味道还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山娃们成长。

跑返路上

□李庭义 文/图



小时候，奶奶常给我讲故事。从她的口中，我能听到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。还记得奶奶经常给我讲起抗战时期全家人“跑返”的事情。那时候，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，迫使老百姓背井离乡。奶奶一家也被逼无奈地和村里的人一起逃难。

白天，全家人在路上如遇到鬼子时，就躲在青纱帐或庄稼地里；晚上，他们便露宿在麦田、水沟旁。饿了，就弄一口野菜、竹笋吃；渴了，就到河沟旁弄一口污浊不堪的臭水喝。

有一次，奶奶在“跑返”的路上，正好遇上被日本鬼子打散的国民党逃兵，他们看上了奶奶一家逃荒时唯一的一个交通工具——一头驮行李的小黑驴。于是，一个逃兵用枪顶着奶奶的胸

口，非要用那头驴去帮他们驮行李，奶奶怕失去驴，就跟他们一起走，并让家人在此等候着。谁料想，等这群逃兵追上了自己的部队后，那头驴也被他们“强征入伍”了。

当奶奶空手返回原路再寻找自己的家人时，却早已难觅他们的踪迹。正当她为此心急如焚时，一位老乡告诉她，昨晚曾看见她的家人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麦地里藏着。

谢过好心的老乡，奶奶拖着疲惫的身体连走带爬地向前寻去。果然，没走多远，她就看到了正在水沟里找水喝的大儿子……望着团聚的家人那张张熟悉的面孔，她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边哭边大声地说道：“我四面八方都磕头，一猪一羊敬老天。”……

我的奶奶是2000年4月在老家去世的。如今15年过去了，奶奶的笑容却时常在我的眼前出现，她生前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。

注：“跑返”——是老家徐州一带对战争期间老百姓背井离乡、外出逃难的统称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